

雨果的少年时代

傅雷文学集

傅雷
一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雨果的少年时代

傅雷文学集 傅雷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雨果的少年时代·傅雷文学集 / 傅雷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
2017.1

ISBN 978-7-5034-6576-5

I .①雨… II .①傅… III .①近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法国
IV .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305374号

责任编辑：金 硕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—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—66192703

印 装：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17.25

字 数：235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4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9.80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录

小说散文	1
梦中	3
法行通信	10
回忆的一幕	74
文艺评论	79
现代法国文艺思潮	81
我再说一遍：往何处去？……往深处去！	88
雨果的少年时代	91
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	106
世界艺坛情报	126
关于乔治·萧伯纳的戏剧	137

目 录

- 评《三里湾》 141
- 评《春种秋收》 153
- 翻译经验点滴 164
- 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意见 168
- 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172
- 论张爱玲的小说 183
- 《勇士们》读后感 198
- 《历史的镜子》 203
- 著译序跋 207
- 《艺术论》译者弁言 209
- 《夏洛外传》卷头语 213
- 《夏洛外传》译者序 214

《幸福之路》译者弁言	217
《贝多芬传》译者序	219
《文明》译者弁言	221
《高老头》重译本序	226
《高老头》简介	228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简介	229
《弥盖朗琪罗传》译者弁言	230
《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》序	231
《人生五大问题》译者弁言	232
《恋爱与牺牲》译者序	233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译者献辞	235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第二卷译者弁言	236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简介	242

- 《搅水女人》译者序………243
《都尔的本堂神甫》《比哀兰德》译者序………247
《艺术哲学》译者序………251
《赛查·皮罗多盛衰记》译者序………256
《贝姨》译者弁言………263
《贝姨》简介………265
《嘉尔曼》《高龙巴》简介………266
《夏倍上校》《奥诺丽纳》《禁治产》简介………267
关于《老实人》一书的译名………268
《于絮尔·弥罗埃》简介………269

小说散文

梦 中

一 母亲的欢喜

久不提笔了。实在心绪太繁，思想太杂，要写也无从写起。春假归家一次，到校想写一篇归家杂记，可是只也写得一半，就以课忙丢了，其实也是思绪太乱的缘故吧！

春是早已过去了，“春色恼人”，也已成了陈话；可是夏日炎炎，很有令人疏懒倦睡的景味。

每天总是躺在藤椅里，拿着蒲扇，劈劈拍拍，赶赶蚊虫。无聊地随手捡本诗来，刚读了两首，便又放下，自言自语替自己解说：天热了，用脑本不相宜的。

我的书房，总算是一个又幽静又凉快、又爽朗的好地方了。宜乎“明窗净几”，用功个半天，那么两月也可有一月的成绩了。为何事实上总是翻开书来合上，其间不过半分钟啊！昨天望他来，他竟没有来，失望中捡起他刚才的信：

复书昨晚方才收到。这几天天气很热，恐怕我这星期日未必能来，即使它晴好，实怕暑气逼人，请你谅解！你这个好宝贝！我早

就猜着了，不过起先不说罢了。不知现在却有几分可言？……

蚊子不让我多说一些，祝你！……

ZF 七,十六灯下

读到“你这好宝货”一句，不禁使我想起他的诙谐的风度，更不禁为好宝货三字，引起我一段幽藏的情绪。

我前信里提及恐怕我不久要到N城去的话。我还说：此行于我精神上很有些愉快，虽然长途坐船，于身体是很不相宜的。朋友，你猜猜我愉快些什么？他回信里没有猜，只盘问我，我也就在最近一信里，复了他一个字，——她，——于是他这封信竟说我好宝货了！

暑假归来，母亲就对我说起要到N城去吊丧的话，她说：K表伯死了，你既在假中，不去似乎说不过去。不过天气这般热，这般远的水路，你虽然去，我总很担心，……当时的我，心弦颤动了。N城中，K表伯的同宗，不是有个她吗？母亲正替我担忧，我正庆幸这个好机会呢！坐船是我最怕的一件事，尤其是四五十里的长路，当这赤日当空的天气！可是为了求得一些精神上的愉快，就是牺牲些肉体的健康，也是值得的！

三四天后，母亲很高兴地告诉我，说她刚才从一个亲戚那里得了一个好消息：K表伯的开丧期改了，那时你校里必已开学，不用去了。真运气！……我也安心了！……怪不得他们的讣闻至今还没有来，……

当我听到……丧期改了，我顿时懊恼起来，满怀说不出的惆怅，可也不便十分显露出来，只茫然地顺口说了一句：“唔，怪不得讣闻至今还没来。……”

母亲是欢喜极了，可是她的纯洁的爱子之心，又哪里会梦想她儿子的别有怀抱的同她相反的心。

哟母亲的欢喜……

七,十八夜

二 她们

连日天气热极了，温度过了百度，白天里，——尤其是日中的时候，只觉得头昏脑涨，背上又给汗出的怪黏涩，怪痒的只不好过。

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，清晨本是一天最好的时候，不料归家以来，非六点不肯起来。终夜的乱梦颠倒，把平旦清明之气都赶跑了。

只有傍晚时光，冷水浴罢，移只藤椅，拿把蒲扇，荷花缸畔，读读小诗。太阳才从东墙上隐去，晚风习习之中，把它的余威一下子驱除尽了，仰起头，看看天空，蔚蓝中浮着一片片鱼鳞似的白云，微微的带些金色，远处还有几带红霞令人想象到斜阳古道中的庄严的庙宇，红墙上映着夕阳，愈显得伟大而灿烂。远方近处，还绵延着高低突兀的山脉，……自然的奇观，自然的伟大，自然的美丽，早已有无数的骚人墨客，吟之咏之，形容尽致了；还何用我这支笨笔，把自然玷污了呢！当然！只有低徊，只有赞叹！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

夜之神已姗姗地走近了，把一切一切都收藏了去。

快乐的时间本是加倍地过得快，何况夕阳同黄昏的距离又是如何的近啊。

她们去了，明月也随着不见了，繁星满天，空庭寂寂，黑漆漆的烦闷死人。因为失了光明的月，才引起沉闷的心绪；因为失了天真活泼的她们，才勾起我的怅惘。

小朋友！我的小朋友！

我们都是好朋友。

哥哥弟弟一齐来，

大家挽着，大家挽着，大家挽着手，

一步一步向前走，向着那光明的路上走！

小朋友！

大概是一个光明之夜吧！她们正唱着月明之夜。庭中白光满地，万籁无声，只有她们婉转曼妙的歌声：

明月呀！明月呀！

一个小皮球哇！

让我丢一丢哇！

下来吧！下来吧！

我陶然，我醉了，我对着月，对着那月中的桂树，对着那老太太们传说的树枝上的饭篮，树枝下的勇士、斧头，……我仿佛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，趁着微风，飘上青云，遨游月宫去了。

歌声寂然，戛然而止，幻想也忽然停止，意识也立刻回复过来，才觉得此身仍在，未曾超脱，怅也何如！恨也何如！

月光中照着她们，皎洁而又天真，活泼而又幽娴，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的凋零身世：既无兄弟，又无姊妹，孤零零地只剩母亲和我二人。回想到她们才唱的“哥哥弟弟一齐来”，余音在耳，怎能不使我感动至于流泪！

以生性孤傲的我，朋友之少，不用说了，只有一年一度的S妹，来住几天，T妹来玩几天，算解解她寄母和寄哥的寂寞。

S妹的年纪，比我小五岁。她家本同我家有些戚谊，而当她七岁那年的夏间，她以她母亲一时高兴的缘故，便称我的母亲为寄母了；以后每个年假，或暑假，总得到我家来小住数天。

她的性情：又活泼又诚挚，又嫉妒，又多疑，又沉默，又多哭，又……总之：她是具有一切女性的性情。人家无意中一句闲话，会引起她的奇怪的猜疑。有一天，我为了一件事，斥责了仆人，不料她以为借女骂媳，躲在床上，哭了半天。我素来欢喜想什么讲什么，要骂人，要劝人，都欢喜直说，从不会打鼓骂曹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人家打鼓骂曹来骂我，我也不懂他是在骂我的。所以这天的事情，竟把我呆住了，不舒服极了。母亲知道了，也只

摇摇头，没法想。可是到了晚上纳凉的时候，她倒又有说有笑，好像并没有日间那回事。……这种奇怪的态度，是女性的特征吗？是她们年龄上的生理变态吗？……可惜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或是生理学！

含羞和嫉妒，又是女子的两大特性吧！她们校里的作文簿，不是锁在箱子里，便是缴在教员那里；不是缴在教员那里，便是锁在箱子里；保存得差不多同情书——其实情书她们也未必是有，——一样珍重。假使有人设法偷看了，那可不得了！唠叨，哭，绝交，……件件都会做出来。推而至于算术簿、小楷簿、习字簿，……无不如此，不过作文簿看得最重罢了。

有一次，L妹对我说：S妹前天有一封给她同学的信，附在别个同学信里，托她转交的；在那信封口处，你猜她写了什么？……哈哈！她竟写道：“拆视者我之爱妻也。”她还没有说完，我早已把一口的茶，喷了满地，还呛了半天。

她们又最欢喜私下论人，批评人，这个习惯我们也有，不过总不及她们这样的尖刻。大概也是嫉妒之心厉害的缘故吧！

她，S妹今年已于高小毕业了，程度也还不差。她家里是完全放任的，她的成绩，是全靠她天纵之资。不过因年龄的关系，差不多还谈不到用功与觉悟。

家庭的权威，是多么厉害！社会的势力，又是多么可怕！小鸟似的她们快乐无忧的生活，不知还能继续几年！她们一忽儿哭，一忽儿笑的任性生活，使我见了，只代她们担心。

她现在的环境，总算很好，很如意的了；而她的生活，又是在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，可是她曾屡次问我：“人生究竟为的什么？”她这样又悲观又深奥的问题，我实在回答不来，……而且她还时有厌世出世的语调，更使我奇怪、疑惑！

“人生究竟为的什么？”哟！这是一个多么神秘而艰深的问题啊！

不要羡慕小孩子，

他们的智识都在后头呢，

烦怅也已经隐隐的来了。

——繁星之五八

七,二十九

三 一个影像

烦躁的摇纱童子（我乡称一种夏夜的虫名）的叫嚣，夹入轻灵的织布娘子的声音（同前注），以梭，亚梭，倒很清脆，正如雨后初霁，淋湿的小鸟，在树叶中伸出头来，舒气时的歌声，可也只是声声地织成了我烦闷和怅望的情绪。

近来每天都觉得寂寞和烦闷，做事不高兴，只是痴痴地胡思乱想，灯下呆坐，便隐约地闪过一个影像：

大概在二年前的一个新年吧！我正在 N 城。

她娇憨地依着她的父亲，微倚着，正端相着我。无意间突然叫了我一声：“哥哥！”我受宠若惊地应了一声，正见她痴痴地笑了，自然的面庞上泛起微红，自然地也微微地垂下，身体也更靠紧她父亲一些，一双尖锐逼人的眼珠，还直射着我；怯着的我，立刻败退了，——顾左右而言他。

这真是一般少女的天真诚挚的爱情自然的流露，赤裸裸的，热烈的，圣洁的，由内心的，而正的的确确地在两年前的新年里的某一天，坦白地展现在我的面前；而又正隐隐约约地，若有若无的，时时重映在我的心板上。在脑海中屡现屡灭！

“回忆，哪堪回忆！”而这神秘的回忆，却竟是这般甜蜜！

以举目无亲的我，多愁多感，彷徨歧途，正像一叶扁舟，孤独地翻腾漂泊于惊涛险浪之中，一刹那间，电一般的闪过，正发见了彼岸，遇见了救星，一刹那，只有一刹那！可是已付与我的，是如何深切的慰安！

她，的确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。她是我的表妹，不知道是何缘故，我一见她便觉恋恋，而她对于我，也时有依依的表现，就那天的情景看起来，而且我还发见过好几次，她在偷偷地望我，因为好多次我无意中看她，她也正无意地看我，四目相触，又是痴痴一笑。

她的性情，母亲是深知的，赞许的。她常常说：“M 真乖！什么礼性都懂得，……”“娶媳妇真不容易！Z 家的几位小姐，哼！一天到晚，躲在房里，……T 家的 M 便不然，在家什么事都会做都肯做……而且又爱读书。”

春假归家，母亲提及 K 表伯母——M 的婶婶，——要替我俩人作伐的话。母亲的意思，想等疏通好了对方的表伯，让我俩通通信，试试两人的脾气合不合；我呢，虽不希望早婚，但一颗漂浪无定的心，总须有个安顿，有个归宿。

我对于她的认识，还在她幼小之时，怕只五岁吧！因为那时我也只有九、十岁。可也不过略一认识，并未注意过，直至前年重逢，才惊见她亭亭玉立的光艳的容姿，娇憨而又活泼的天真。我不会描写，我更不愿描写。我这颗热跃的心倾注的情，也让它变成烦闷和惆悵。

真不幸，K 表伯突于端午后死了。K 表伯母哀毁逾恒，当然一时不能想到那无关紧要的做月下老的事了。

尤不幸！K 表伯的丧期改了，我俩一会的机会，都会绝望。夜深了，还是梦中去吧！悲欢的事，一总向梦中去寻觅吧！

八,十三夜,写于四壁虫声中

九,十八,重修于普色苍茫中

〔原载《北新周刊》第十三、十四期，一九二六年一月〕

兄弟，你真该知道，我是想你极了。你去的时日如此之长，我无法可想，如
此的寂寞，我真想你。你寄的那张明信片，是怎样的？我已收到。我
希望你能在船上多写信，不要耽搁。我已把你的信都收存起来，以
法行通信

这一回商量又一翻出新意，多谢你。但你去了之后，
那时你一定会“靠真底”，到东洋去。你许要，你既是最豪爽，甫出船口，
便入海，纵然大风大浪，也一定挺得住。但你何曾因磨难了一回，便
飞升到豪爽境地？你若遇人上了船，怎样回答？你下船以后呢？……你
如何使人对你好？——你不必怕。你生性最豪爽，最坦白，最直率。
你若遇人对你好，你不必答谢。你若遇人对你不好，你不必介意。你若遇人
对你不好，你不必介意。你若遇人对你好，你不必答谢。你若遇人对你不好，
你不必介意。你若遇人对你好，你不必答谢。你若遇人对你不好，你不必介意。
你若遇人对你好，你不必答谢。你若遇人对你不好，你不必介意。

一 天涯海角

我的炳源：

三十日深夜，我们红晕着眼睛握别后，回到舱中只是一声两声，断断续续的叹气。同室的洪君，他是多么天真而浑然啊！他非但一些也没有别意，就连我这样惹人注意的愁态都没觉察。一方我固为他庆幸，一方却因为自己的孤独更觉凄怆！

那天晚上在起重机辘辘的巨声中，做了许多的梦。（想那晚送我的人都会做这样的梦吧！）梦见你还在船上，梦见你我还坐在饭厅的一隅对泣。我又梦见母亲，叔父（我称姑母为叔父的）、梅，以及一切送我的朋友们。但都是似烟似雾的一闪便消逝了。到醒来最清楚的回忆，便是你我对泣的一幕，和伦布叫我好好学习 *Fran cais* 的一幕。这两天来，这两重梦影还不时地在眼帘里隐约；尤其是伦布的“好好学习 *Fran cais*”的一句，时时在耳中鸣叫着。

那，那诚挚恳切的友谊啊，深深地铭镌在我的心版上了！

我们的船，原定是昨天（三十一日）清早开的；不料到我们用过早茶后还未动弹。后来去问 *Maître d' hôtel*，才知道已延迟到下午一时了。我心